

当代国画大家作品研究

岭南美术出版社

许晓生
编

HUA PIN
LIN YONG
DANG DAI
GUOHUA DAJIA
ZUOPIN YANJIU

畫

品



林

壻

当代国画大家作品研究

岭南美术出版社

中国·广州

HUA PIN
LIN YONG
DANG DAI
GUOHUA DAJIA
ZUOPIN YANJIU

许
晓
生
编

畫

品



林

壟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画品·林墉 / 许晓生编. — 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12.9
（当代国画大家作品研究）
ISBN 978-7-5362-5006-2

I. ①画… II. ①许… III. ①仕女画—作品集—中国—现代②仕女画—绘画评论—中国—现代 IV. ①J222.7②J21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95457号

总 策 划：许晓生
主 编：许晓生
责任编辑：刘向上 李国正
责任技编：许伟群
编 辑：陶美坚
编 务：林润鸿 王 艾
校 对：何丹萍 杨若冰
整体设计：广州鲁逸
装帧设计：罗炤娟

画品·林墉

出版、总发行：岭南美术出版社（网址：www.lnysw.net）
（广州市文德北路170号3楼 邮编：510045）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佛山市华禹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89 mm×1194 mm 1/8
印 张：9
印 数：1-2000册
ISBN 978-7-5362-5006-2

定 价：68.00元

畫

品





10	林墉：一位“有话题”的艺术家 LIN YONG: A CONVERSATIONAL ARTIST 文/李伟铭
28	性情、趣味的林墉 LIN YONG'S PASSION AND TASTE 文/陈履生
40	小说林墉 TALK ABOUT LIN YONG 文/黄永玉
51	只说我而已 JUST TALK ABOUT MYSELF 文/林 墉
58	对话林墉 DIALOGUE WITH LIN YONG
71	年表 CHRONOLOGY

当代国画大家作品研究

岭南美术出版社
中国·广州

许
晓
生
编

HUA PIN
LIN YONG
D A N G D A I
GUOHUA DAJIA
ZUOPIN YANJIU

畫

品



林

壩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画品·林墉 / 许晓生编. — 广州 : 岭南美术出版社, 2012. 9
（当代国画大家作品研究）
ISBN 978-7-5362-5006-2

I. ①画… II. ①许… III. ①仕女画—作品集—中国—现代②仕女画—绘画评论—中国—现代 IV. ①J222.7②J21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95457号

总 策 划：许晓生
主 编：许晓生
责任编辑：刘向上 李国正
责任技编：许伟群
编 辑：陶美坚
编 务：林润鸿 王 艾
校 对：何丹萍 杨若冰
整体设计：广州鲁逸
装帧设计：罗炤娟

画品·林墉

出版、总发行：岭南美术出版社（网址：www.lnysw.net）
（广州市文德北路170号3楼 邮编：510045）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佛山市华禹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89 mm×1194 mm 1/8
印 张：9
印 数：1-2000册
ISBN 978-7-5362-5006-2

定 价：68.00元

畫品





10	林墉：一位“有话题”的艺术家 LIN YONG: A CONVERSATIONAL ARTIST 文/李伟铭
28	性情、趣味的林墉 LIN YONG'S PASSION AND TASTE 文/陈履生
40	小说林墉 TALK ABOUT LIN YONG 文/黄永玉
51	只说我而已 JUST TALK ABOUT MYSELF 文/林 墉
58	对话林墉 DIALOGUE WITH LIN YONG
71	年表 CHRONOLOGY

Lin Yong
林 壝

1942年生，广东潮州人。1966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中国画研究院院务委员，广东省文联副主席，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一级美术师，广东画院专业画家，广州美术学院院外教授。







林墉：一位“有话题”的艺术家

LIN YONG: A CONVERSATIONAL ARTIST

文/李伟铭



林墉是我怀有敬意的一位艺术家，在绘画和文学写作两个领域，他都以超常的毅力和非凡的天赋，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就；他的艺术家的立场和文化使命感，还延伸到美术历史研究领域——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和我的朋友组编《迟柯教授学术研讨交流文集》（岭南美术出版社，1992年）和《中国美术研究——陈少丰教授从教五十年纪念文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的时候，就曾经从他那里获得了切实有效的鼓舞和支持。最近，林墉拟在广州举行他的绘画作品回顾展——这可能是他第一次在他生活的城市举行的正式公开画展。几位准备就此写文章的年轻朋友，要我发表一点看法，我当然乐于从命。不过，坦率地说，对于像林墉这样一位功成名就的艺术家，我更希望从年轻的朋友们那里听到一些新的说法，我相信，年轻人敏锐的直觉和无所顾忌的热情，更容易激发我们的问题意识。这也可以说，是我加入他们关于“林墉”的讨论的主要动机。

毫无疑问，林墉是一位“有话题”的艺术家。我说“有话题”，意思是说，“林墉”不仅仅是林墉，围绕林墉，还可以牵涉到当代艺术史中的许多问题。此外，我觉得，我们要谈论一个人物——特别是像林墉这样的一位名家，最好不要就事论事，最好能够与他置身其中的情境和各种关系联系起来，追溯前因，叩问后果，寻求理解“何以如此”，而不是急切陈词“必须如此”。譬如，绘画与文学，在林墉这里就不是两个绝缘的领域，讨论必须在可能发生影响的边际之间展开；另外，在泛意识形态化时代，当艺术成为政治的奴仆的时候，艺术家的自我意识和个人选择的空间究竟有多大，它对艺术的纯洁性有多大影响？林墉某种题材、风格的绘画在市场上大受欢迎，而另一些则并非如此，决定这种反差的因素是什么？这与特定时期的社会文化心理是否存在直接的关系？在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中，“传统与变革”是一个跨世纪的命题，守常与求变的矛盾几乎在所有艺术家那里都存在，林墉对此有何反应？……一种个人选择不管“个人”的“成数”有多大，它总是与个人所处的特定情境和历史、现实文化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显然，自问自答，很难对所有这些问题展开真正有效的讨论。



按照某种说法，林墉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二代中国画家——他的老师如其中的杨之光先生，算是第一代，这第二代画家学成于上世纪60年代前期的美术院校，踏出校门即经历了“文革”，70年代末期躬逢思想解放运动，随后是国门敞开，西方文化汹涌而来，商品经济浪潮汹涌澎湃……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在以上各种“运动”中，林墉不算叱咤风云的晁盖，至少也是游刃有余的浪里白条。近年大病，劫后余生，林墉又经历了别人无法想像的人生历练，画题、画风，亦随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先说上世纪60年代前期中国大陆美术院校中的中国画教育模式，那可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反复折腾、变更，不断磨合才臻于成熟运转的时期。传统的笔墨线条，加上西画的素描色彩，以及临摹、默写、速写、写生的综合训练，成就了整整一代人的写实技巧。且慢急于断定，这件事于中国画艺术的发展是福是祸，有一点应该盖棺论定：开始酝酿于20世纪初叶的中国画语言变革，至此才算真正进入其脱胎换骨的境界，而在中国画的各种画科中，最直接的受惠者应算人物画。林墉这一代画家，著称于世者，居多为人物画，也就不奇怪了。

必须承认，林墉是上述教育模式追求的理想“产品”之一。勤奋、扎实，加上天赋，林墉迅速掌握了学校教育要求的所有知识技能，并在延续其后的写生、创作中，将其发展到了得心应手的境界。记得黄永玉以前好像说过：这个家伙在技巧上的挥洒已经达到了“奢侈”的程度。换言之，在黄永玉看来，在另一些人那里苦苦追求而不可多得的东西，在林墉那里，已经流于“铺张浪费”了。我完全同意黄的说法。

提到林墉，当然不能回避“文革”。说到“文革”，在美术界，除了数例外，我所接触的林墉这一代美术家即“文革”的亲历者，几乎都真诚地自称那是一个“无私无畏、激情燃烧”的时代，他们对在那个时代亲身经历的事件——譬如对制作革命圣像的真情投入，言之无不耸然动容的反映，正像“上山下乡”知青对其“青春无悔”的垦荒岁



月的追怀一样，留恋之情更多于理智的思考。有一种意见认为，这可归结为人类具有的特殊的宗教情感，我是隔教之人，所以，对此我有稍为不同的看法。虽然，早请安、晚汇报、制圣像、大跳忠字舞以及与此有关的所有其他仪式，都与宗教仪式存在相似性，但是，如果说，几乎所有的宗教信仰，都尊奉一个远在彼岸的神的话，那么，十年红色狂迷的核心，则是此在的神！如果我们还没有忘记的话，“文革”流行的最富于经典意味的咒语是“狠斗私字一闪念”。不管“立公”的动机如何冠冕堂皇，这种强调精神献祭的行为的实质，是彻底否认个人的价值，结果，是使所有真诚的“革命”的信徒，都变成了掏空灵魂的躯壳。值得指出的是，一般来说，深受灵肉的煎熬的上一代人，对“文革”的反应，与充满理想主义激情并在“文革”中扮演主角的年轻的一代，正好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反差——在广东，譬如廖冰兄和黄志坚，所以，在他们那代人那里，我们有幸能够读到如出自聂绀弩笔下的那种令人惊心动魄的杰作！

我相信，所有“回忆”者的情感都具有真实性，我不想亵渎这种情感；但如果我们可以把对“文革”的“回忆”，作为一种价值形态来讨论的话，我更愿意相信，那些仍然为“激情燃烧”的追述者的“激情”，更接近人类所普遍具有的对青春岁月的怀念——无论这种岁月是苦还是甘，是耻辱还是荣耀。或许，正因为这种“革命真情”作为价值判断的前提，无论事前还是事后，总是被其当事者置放于无可怀疑的“集体革命事业”而非“个人选择”的位置，在共产主义革命运动早期就“被系统化有意识的政治和心理的控制策略的一部分”的“情感工作”，才显示出它历久不衰的时效性和影响力。（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参阅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中国学术》总第八辑，商务印书馆，2001年）而作为一个中国现代思想史命题，“文革”二字，因此也才具有了持续探索的空间和魅力。“文革”美术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文革”时代的“革命精神”遗产之一，之所以仅仅具有群体象征意义而非追求自由和人格独立的见证，理由或许正在这里！

不言而喻，林壖的“文革”之作，已在“文革”美术之林——或者用时髦的说法“文革语境”——中获得理所当然的位置；但作为文革时代的精神遗产之一，林壖在这一时期与其同样年轻的盟友汤小铭、陈衍宁合作完成的素描连环画《无产者的歌》，则可能是一个“异数”。这部才气横溢的历史故事画，既可看作真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某种青春情怀的见证，也可视为当年中国美术在其写实主义语言发展史上可能达到的深入细致而臻于精美的程度的坐标。事实证明，许多初学者，曾毫不犹豫地这部作品当作掌握这种语言技巧的学习范本。我之所以说它是一个“异数”，理由还在于，为林壖及其盟友提供创作的灵魂的历史知识，在理智上超越了那个普遍狂迷——按照需要即可重新编造“历史”的时代，从而，确保了这一集体成果的思想艺术的纯洁性。完全可以这样说，《无产者之歌》是“文革”时期中国美术中的共产主义主题的巅峰之作——尽管，由于它所选择的题材的历史性，与现实政治语境中的“神”保持了恰当的距离，因而没有获得譬如《毛主席去安源》一类“历史”题材作品的政治功效。

大多数人或许会同意这样的看法：真正为林壖赢得了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声誉的精心之作，首先应该是他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完成于“寸寸居”的文学插图和人物写生。我们注意到，当配合现实政治运动的主题性创作作为统一思想认识的策略和集体革命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历史已经终结的时候，林壖并没有像其他许多陷入“文革”情结的人一样陷入无可适从的状态，他作为艺术家的角色转换，迅速在为所谓“伤痕文学”配制插图的实践中找到了合适的位置。我们还记得广州《花城》上林壖的插图。如所周知，《花城》是一个隶属于花城出版社的大型文学刊物，当时它在反思“文革”的悲剧性命运，寻找人的价值与个体的自尊，承担中国当代文学新的历史使命的过程中，扮演了与北京的《十月》同样举世瞩目的角色。在过去近三十年中，中国当代文学从来也没有像“文革”结束初期的“伤痕文学”那样为中国甚至海外的读者提供了如此激动人心的力量，与其说，我们的文学家无论思想还是技巧在一夜之间已经变得格外成熟，倒不如说，曾经进入同一噩梦的梦游者，梦醒之后，彼此